



光緒甲午七月二十二日懷瑾贈占斗記



日  
行  
心  
行  
行  
行



日  
行  
心  
行  
行  
行

日  
行  
心  
行  
行  
行

萬一雉豕下向者所獻替始  
以平時所見者附盾馬竊謂  
禘之祭也實以祭感生帝為  
主故其字從帝周禮雖以昊  
天上帝與五帝並言然析言  
之則昊天止稱天而五帝止  
稱帝其字從帝知其義起於  
祭五帝也白虎通曰禘之言

光緒甲午秋  
七月俞龍頤

萬一雖豚下向豕所獻替始  
以平時所見者附盾焉竊謂  
禘之祭也實以祭感生帝為  
主故其字從帝周禮雖以昊  
天上帝與五帝並言然析言  
之則昊天止稱天而五帝止  
稱帝其字從帝知其義起於  
祭五帝也白虎通曰禘之言

光緒甲午秋

七月俞龍題

諱也蓋帝有五必審其孰為  
我之所自出故有禘審之義  
若天則一而已何禘審之有  
於是五年殷祭六謂之禘審  
宜昭穆有禘義焉待序曰雖  
禘太祖也此殷祭之禘也又  
曰長發大禘也此祭感生帝  
之禘也其後因五帝之禘而

夫禘之說之不明久矣鄭君  
生東漢之季已不能盡知而  
援引經緯具有據依所得為  
多王肅之徒好與鄭異者宋  
以來又多牽於俗說國朝  
諸儒於此事各有辨論亦  
得失參半禮家聚訟於事尤  
甚歸安崔懷瑾於是有四禘

通釋之作所謂四禘者曰祭  
昊天上帝於圜丘之禘曰祭  
感生帝於南郊之禘曰三年  
喪畢之禘曰五年殷祭之禘  
條分件繫義例詳明而辨駁  
快利有毛西河之筆舌而無  
其疵累是六一可傳之作矣  
余於禮學膚淺不足以裨補

推之圜丘六謂之禘祭法篇  
鄭注曰此禘謂祭昊天於圜  
丘是也又因殷祭之禘而推  
之則三年喪畢之祭六謂之  
禘周官鬯人職注所謂始禘  
是也原其始則止有二禘又  
原其始則止有一禘禘五帝  
而已若時祭之禘則鄭君終

是夏殷之制可勿偏也鄙見  
如此似與懷瑾之說有異而  
實與懷瑾之說有若明無牴  
牾故考以質懷瑾即以為序  
曲園居士前題

四禘通釋目錄

卷一

總論

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之禘

祭感生帝於南郊之禘上

卷二

祭感生帝於南郊之禘下

宗祀明堂非禘證

卷三



禘禘總

禘禘總

三年喪畢之禘

五年殷祭之禘

卷一

四禘通釋卷一

總論

歸安崔適學

適謹案禘有四其為祭天者二其為祭先者二祭天

者冬至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方丘附一也建寅之月

祭感生帝於南郊北郊附○明堂之祭古不名禘不在此數二也祭先者

三年喪畢則禘禘之明年禘於羣廟一也以後率五

年而殷祭於太廟夏殷四時之夏祭附○周五年殷祭之禘亦以夏故經文多與四時

之夏祭通二也是四禘者若析郊丘各為二亦可云六禘更依賈公彥誤解也

人注孫星衍金鶚誤解逸禮弓雖詩序以宗祀明堂  
爲禘且從毛奇齡輩別夏殷時祭於周之殷祭外亦  
可云九禘今云四者經於二丘二郊事雖不同文多  
相屬且凡言天者義多兼地故鄭君謂禘者天人共  
之而不分列於羣經疏通於鄭注如日月星辰之分  
及地也  
曜江淮河漢之異流者也使終古無異說何繆之待  
糾何疑之待析哉乃說禘之書日增月益而禘義之  
紛錯致不可究詰者伏思其故約有三焉經之言禘  
也文同而義異是以條分縷析者始知若網在綱一  
知半解者輒疑此柄彼鑿而偏見之徒其引經也有  
可證成已說者則引全文與已說相刺謬者拙者置

而不引巧者或引其前後而置其中或舉其中而遺  
其前後離合其辭無不可變更其義矣此其不達者  
一也郊丘之禘王肅亂之宗廟之禘劉歆亂之蔡邕  
又亂之肅謂園丘卽郊郊不名禘而禘專屬之宗廟  
歆謂禘祫一祭而禘混於祫邕謂明堂卽太廟而禘  
混於宗祀由肅之說於古所謂禘者奪其禘之名由  
歆邕之說於古不名禘者加以禘之目此其不達者  
二也難鄭學者禘郊之禘以好引緯書一語黜之禘  
祫之禘以經無明文一語駁之不知鄭釋禘郊文雖

及緯義實通經視王肅之說於緯雖一字不引於經實一字不通者孰得孰失耶禘祫之制以春秋事之前後校之不難顯見若必以明文爲言鄭義之是雖無明文其非亦無明文也不若與鄭異者證其是雖無明文證其非則有明文矣耳食之徒豈慮及此或隨聲附和或各爲異說此其不達者三也夫鄭君注書豈無偶誤如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本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文彼文下謂未得爲人子之道別於上文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等語故中間用若夫二字以爲更端之辭此經刺取彼文若夫二字無義鄭注言若欲爲文獨於禘義致爲精密夫也失之此固不容爲鄭諱者

學者果能遍攷不難渙然於心宋儒不讀注疏宜其如無燭夜行

國朝經生度越近古篤而論之熟精傳注多未逮乎孔賈自作聰明或有甚於宋儒是以郊丘之禘雖漸發明宗廟之禘泯芴益甚有謂禘有三者如毛奇齡

大可郊社禘祫問論語稽求篇

以大禘吉禘時禘爲三禘所謂大禘用王

肅之誤解大傳趙匡之私造典禮說詳南郊篇大傳下其實先王無此禘制也惠棟定字禘

說以大禘吉禘時禘爲三禘名與毛同而以大禘爲

惠始然雖破趙亦并廢鄭謂吉禘時禘皆在明堂則誤從蔡邕而變本加厲者也說詳明堂篇

輔之禮箋以園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解禘其祖之所  
自出尚踵王趙之謬則於南郊之禘名尚  
未審於宗廟之孫星衍淵如問字堂集以園丘南郊  
禘制亦未分也明堂為三禘  
而不及宗廟案自宋以來知南郊亦為禘者自孫始  
然於明堂宗廟說皆大誤並詳下且同一魯之郊禘  
非禮也之文證南郊即禘之說則曰鄭注但以爲郊  
皆即郊為禘之證證魯郊異于天子之說則云謂郊  
以日至禘在宗廟非周禮兩說自異然段玉裁若膺  
則孔子之言竟無定義可隨我而移乎  
說文解字注以時禘殷禘大禘為三禘謂時禘者夏  
廟大禘者王者之先祖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用正  
月郊祭之案此知南郊之禘矣而不知園丘之禘知  
五年殷祭之禘矣而不知三年喪畢之禘知時祭為  
夏殷之禮矣而不知周之殷祭亦以夏殷祭與時祭  
有合一之義也且三者既未足盡禘是也既為不及  
而諸儒所謂三禘又各不同如此

有謂禘有七者如金鶚誠齋求古錄禮說以二丘二  
宗廟之吉禘大禘為七禘案以明堂為禘誤由蔡邕  
謂郊丘明堂皆祭昊天特明堂以五帝配謂五帝非  
天則全是私造典禮謂禘郊之禘鄭氏大概得之而  
亦不能無誤禘禘之禘鄭氏大誤則以不誤為誤者  
也說並詳下顧其申鄭語頗精塙適采取獨多其違  
鄭者校以經傳立見摧破亦足徵經神之不可輕議  
而自作聰明是也亦失之過惟方庶常觀旭論語偶  
之害事焉

記始言四禘復鄭孔之舊觀而於太廟羣廟之分途  
殷祭時祭之合轍亦未達也餘如萬斯大學禮質疑  
閻若璩四書釋地江永羣經補義錢大昕潛研堂集  
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許宗彥鑑止水齋集劉履恂



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纁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台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合以上金輔之禮箋而皆先言禘後言郊亦與祭法禘黃帝而郊嚳合以世言黃帝先於嚳以時言圜丘先於郊圜丘以冬至則禘是圜丘明矣若以周官郊以夏正月

不言禘而謂圜丘非禘

以下金誠齋求古錄禮說則周官圜丘方

澤宗廟三大祭皆是禘豈可以其不言禘遂斷其非禘哉周官中諸大祭皆不著其名但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祭祀而已是則宗廟之禘亦不言禘何獨不疑其非禘乎豈周官一書無禘祭乎

王肅曰天體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猶王城之  
兼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適謹案馬昭曰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郊祭也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

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  
袞冕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孫星衍曰爾  
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云地上之  
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又云因天事天三輔黃  
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官  
舊儀黃帝作成帝是也魏時營委粟山爲圜丘是古  
人猶明稱丘之義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  
于四郊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又云埽地而祭說文作  
兆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文云時天地五

帝所基址祭地案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郊去  
邑里數又依五行生成之數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  
丘兆旣爲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適又案三輔  
黃圖漢圜丘昆明故渠南有漢故圜丘天郊在長安  
城南是漢制尙丘郊各處其因周制可知据此則圜  
丘與郊其地不同也圜丘以冬至日郊必用辛冬至  
日不必皆辛必用冬至月是圜丘與郊其日亦不同  
也圜丘非郊郊非圜丘肅安得云異名而同處乎  
王肅曰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

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

適謹案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下有以青圭禮東方四

句即謂蒼帝之屬則以蒼璧禮天明是祭昊天於圜

丘宗伯又云牲放璧色則圜丘用蒼犢泰壇則用騂

犢是泰壇非圜丘也

王肅曰圜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

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尊稷及文武以嚳配至

重之天何輕重倒置之失所

適謹案金誠齋曰祖有遠近無尊卑自其最遠者言

之四代皆出於黃帝黃帝為始祖也以次遠者言之

夏祖黃帝殷則祖帝嚳又其次殷人祖契周人則祖

稷其宗派殊也殷出於契周出於稷契始封於商稷

始封於邠天子諸侯皆以始封者為始祖故殷立契

廟周立稷廟非尊稷契卑嚳也稷契既是始封之祖

又各有大功德故南郊以之配天然始封之祖固是

稷契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嚳又有聖德故圜丘

以之配天冬至為陽生之始故祭天而以肇封之始

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其配祭各有所



當亦非尊鬯而卑稷也

王肅曰周若有鬯配圜丘則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鬯圜丘以配天今無此文知鬯醑圜丘非也適謹案金誠齋曰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是經意所重在於嚴父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其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帶說不重故鬯配圜丘略而不言然不略稷而略鬯者以方言嚴父意主於近者稷近而鬯遠故略鬯而不略稷也安得以孝經無帝鬯

配天之文而議其非乎

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  
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  
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凡樂函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  
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注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祭法  
曰周人禘鬯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鬯配之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

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

琮八方象地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瓊案設皇邸

注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國有故而祭亦大旅

堯典肆類于上帝

鄭注禮祭上帝於圜丘

祭感生帝於南郊之禘上

此祭報天兼祈穀周以夏正魯卜三正春秋展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禮不王不禘

注禘謂祭天也

疏禮唯天子得郊天諸侯以下否故云禮不王不禘

四神通釋 卷一  
以承上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知謂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神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王肅曰鄭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鄭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

適謹案小記大傳之禘實郊也一證之於不字此云不王不禘而毛詩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宗廟之禘天子諸侯所同也然則不王不禘非宗廟之禘明矣尊於宗廟則郊故知禘是郊也再證之於出字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董子春秋繇露觀德篇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夫曰天太

祖曰先祖之所出與此經祖之所自出之文同祖出於天祭天於郊又知禘是郊也三證之於配字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象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文皆與此同是凡言以祖配者皆謂配天故韋元成曰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是則此禘之爲郊循名核實經義尤有灼然者禮之名實非惟不亂卽施之於郊說亦不始於鄭也

王肅曰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

適謹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與明堂非一地也后稷與文王非一人也則天與上帝亦不得謂之一矣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非六天帝之明證乎王肅曰家語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謂太皞炎帝五人帝之屬也

適謹案孔仲達曰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  
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小宗  
伯云兆五帝于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  
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五帝亦稱上帝  
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卽云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若非天何得云嚴  
父配天也家語王肅所定非孔子正旨文王公也  
王肅曰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易帝出乎  
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

非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何太微之精所生乎  
趙匡曰鄭以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此妖  
誕妄之甚此又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  
適謹案感生也蒼帝也靈威仰也皆不出於緯書也  
攻緯者旣曰緯書出哀平間矣案史記殷本紀簡狄  
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周本紀  
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  
如孕者及朞而生棄五經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  
說聖人皆感天而生太史公及四家經師豈哀平間

四神通釋 卷一 三  
人乎然此猶漢人也若爾雅武跡也敏拇也卽釋詩  
之履帝武敏歆列子亦曰后稷生乎巨跡爾雅列子  
皆周時人作也其言感生之義甚明則感生之說不  
始於緯書也史記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  
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  
乃立黑帝祠是五色帝之名春秋前已有之矣若軒  
轅氏號黃帝案帝本天稱黃是土德軒轅氏時既有  
黃帝之號必兼有蒼赤白黑帝之名是五色帝之名  
非惟春秋前有之卽唐虞前已有之矣是時尙未有

經更何論緯然則五色帝不始於緯書也史記天官  
書多用甘石星經正義引七錄云甘公楚人石申魏  
人並在戰國時作天文星占今攷其書載天皇大帝  
名耀魄寶與蒼帝名靈威仰相類然則靈威仰諸名  
亦當出先秦古書矣且堯典受終于文祖馬融曰文  
祖天也鄭注文祖五府之大名史記索隱引帝命驗  
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  
曰顯紀黑曰元紀是赤帝之名載在堯典乃經文之  
最古者則靈威仰亦可知必在緯書未出

以前也大約緯書有二種當分別觀之有叛經者有合經者叛經者乃作緯之人自造真緯書也合經者當出古書今原書已亡無由復見所由見者僅在緯書因謂之緯書其實非也且合經者不惟以上三事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與左傳啟蟄而郊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合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與春秋經傳禘禘之年合故鄭君用以注經而朱子周易本義亦用易緯稽覽圖六日七分之說論語集注亦用禮緯含文嘉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之說蔡仲默尙

書集傳亦用洛書甄曜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文明乎緯書不可盡廢故也是以朱集詩傳於生民元鳥兩篇感生之義皆深信不疑豈與夫俗儒陋說以勇於蔑古爲持正者哉乃近儒有信感生之說而不信蒼帝之義者金誠齋求古錄禮說云王者之生感生於昊天而非感生於五帝蓋五帝非天也五帝亦通稱上帝典瑞云四垂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此上帝別言于天之下明非天帝乃其下文釋明堂云文武之配明堂皆爲配天孝經上言嚴父配

天下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上帝卽天也  
案周官孝經皆天與上帝並言金於周官之上帝則  
云非天於孝經之上帝則云卽天藉金之矛正可陷  
金之盾也金氏又曰周爲蒼帝之子殊無所據案周  
易益王用亨于帝于寶曰在巽之宮處震之象是則  
蒼精之帝同始祖矣春秋元命苞殷紂之時五星聚  
于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以此徵之使周非蒼  
帝之子五星何爲聚于蒼神之精乎且周爲蒼帝子  
猶秦爲白帝子漢爲赤帝子也漢祖斬白蛇嫗哭曰

吾兒白帝子今者赤帝子斬之如金氏言嫗不當曰  
吾兒昊天子爲昊天子所斬乎是則以周爲蒼帝子  
非無據金謂感生於昊天乃真無據矣又有信蒼帝  
之義而不信靈威仰諸名者紀文達古微書提要曰  
鄭君注禮五天帝具有名姓此與道家符籙何異宋  
儒闢之是也案靈威仰之屬豈謂五天帝各自爲名  
且以名自通於人耶特人代名之以爲識別也天帝  
有靈威仰諸名猶星有鳥火虛昴啟明長庚司中司  
命諸名也乃書言鳥火虛昴詩言啟明長庚周官言



四神通釋 卷一  
司中司命儒者不以爲怪而獨怪靈威仰等名何也  
若以一天帝也既有蒼帝之號不當有靈威仰之名  
何以一星也既名河鼓又謂牽牛則有二名而昂之  
爲大梁爲西陸且有三名豈爾雅亦本緯書耶金氏  
亦曰靈威仰等名皆出緯書緯書爲五經稂莠而鄭  
好引以解經最是其失案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亦出  
緯書金氏固奉爲不刊之典何獨不以爲五經稂莠  
何獨不以爲鄭失而惟以靈威仰等名爲口實耶則  
亦自亂其例矣

王肅曰鄭注祭感生之帝惟祭一帝耳郊特牲何  
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曰

適謹案彼注云大徧也天之神曰爲尊疏云曰爲諸  
神之主是大報天者徧祭天神謂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之類也豈徧報五天帝之謂乎何足以難郊祭一  
帝之義耶

王肅曰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  
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故小記  
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

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

適謹案爾雅之禘自謂宗廟小記之禘自謂南郊禘所自出非人帝也且如肅言黃帝亦虞氏之祖也何不可稱祖而經必變文言祖之所自出乎爲人後者於其父母尙不避父母之稱而於祖之祖乃避祖之稱乎吾聞諸侯不敢祖天子矣未聞天子不敢祖祖之祖也漢書王莽傳以舜爲始祖又以黃帝爲初祖誠以祖之祖孫亦得而祖之也然則以祖之所自出

爲祖之祖此真不通之論也乃許宗彥鑑止水齋集申其說曰所自出者言得姓之所自出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桓臣出自丁此出字之詰也案援他詰以解此經則爾雅曰姊妹之子曰出左傳晉呂向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若援此以解祖之所自出爲祖之姊妹之子何嘗不可曰此出字之詰乎陶潛羣輔錄曰燧人出天四佐出洛伏羲六佐出世宋均曰出天天所生出洛地所生出世人所生也以此言之君出自桓臣出自丁卽出世之出春

秋餘露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此經祖之所自出即  
出天之出也夫玉之未理者為璞鼠之未屠者亦為  
璞月之旦為朔車之轉亦謂之朔固有名齊實異者  
況出天出世二義本不相遠耶許氏援出世之詰而  
欲奪出天之義知一不知二者也然則經不言王者  
禘天以其祖配之者何曰如此則祖出自天之義不  
明故不如曰其祖之所自出此經文之簡妙也

趙匡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  
尊先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

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以始祖配祭也  
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  
之所自出也

適謹案閻百詩四書釋地三續云襄公十二年臨於  
周廟杜注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  
魯既廟文王矣又安得以文王為所出之帝哉閻氏  
之說趙匡之謬已足發露矣奈何於自出之義仍踵  
其謬以為人帝謂或太王或王季為文王所自出不  
知如此說則魯禘又當以文王配而周公不得配矣

四神通釋 卷一  
其謬更甚於匡也任鈞臺顧震滄雖以自出爲感生  
帝而謂祭之於宗廟則欲爲鄭王調人猶傾乳入酒  
酒乳兩敗也

趙匡曰鄭解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  
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注郊  
特性則云禘當爲禘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  
之時祭名殊可怪也

適謹案禘是祭天者圜丘與南郊也禘是宗廟之祭  
者五年殷祭也禘當爲禘者周之夏祭也禘是夏殷

之時祭名者夏殷之夏祭也言豈一端義各有當也  
且所云四種實止二種是於鄭注尙未徧讀也

趙匡曰問者曰禘若非圜丘國語云禘郊之牛角  
繭栗何也答曰凡禘皆及五帝五帝功高遂爲五  
方之主月令所謂其帝太皞等是也

適謹案匡既云推尊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矣又  
云皆及五帝太皞等五帝豈皆周魯之祖所出乎且  
五帝異姓如爲太皞所出不得復爲炎帝所出推尊  
始祖所出之帝而兼及五姓之帝豈匡家祭祖兼及

張王李趙耶可為絕倒也

祭法有虞氏郊饗夏后氏郊鮪殷人郊冥周人郊稷

魯語作有虞氏郊堯韋注曰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注祭上帝於南郊曰郊

韋注同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注泰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

長日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王肅曰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

始郊日以至鄭以為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

至鄭以為冬至之日非其義也

適謹案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則

長至非冬至明矣故鄭以為夏正也下但云日以至

日上不加長字與長日至文義絕殊故鄭以為冬至

肅安得執彼例此耶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日太陽之精也

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注尚赤者周也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

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

郊就陽位是也

乃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注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注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

注祀天夏正郊天也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  
之也

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注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  
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

伯爲尸

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唐明皇御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

適謹案此注已誤從王肅以郊爲圜丘

詩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正義曰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

地祇也其祀南郊鄭云夏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

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箋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謂也

正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

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

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爲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

將來故祈報兩言也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爲祈穀之事也

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先卽郊天也後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

獻子之言合是郊天與祈穀爲一祭也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注謂以上辛郊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疏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云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旣以二祭爲一恐人爲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卽躬耕帝藉是祈穀與郊一也

周易益王用亨于帝

乾鑿度孔子曰益者正月之卦也王用亨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易正月之卦曰益其經曰王用亨于帝吉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是郊天亨帝之事也

干寶曰在巽之宮處震之象是則蒼精之帝同始祖矣

隨王用亨于帝



升王用亨于岐山

豫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上周郊

鄭注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也王者功成作樂祀天  
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四禘通釋卷二

歸安崔適學

祭感生帝於南郊之禘下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  
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  
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王伯厚困學紀聞卷五云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

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事見呂氏春秋公是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萬充宗學禮質疑曰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讓于周請郊廟之禮樂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

江慎修羣經補義注引萬氏云云

適謹案呂氏既郊廟並言諸儒据之謂魯僖以前本無郊不亦可謂魯僖以前本無廟乎雖甚愚者亦知

其必不然矣古人行文意有賓主主意必有實理賓意則多寓言非事實即如此書慎行論求人篇稱禹至不死之鄉堯時十日出而焦火不息豈可以為事實乎是此書固有寓言矣此文本為史角留魯而發自是主意然角本周人何以留魯因先生出魯使請禮於周之文自是賓意本非為魯數祀典也其為寓言可知即非寓言所謂請郊廟之禮者或指郊廟之車旗衣服有所未備而請之行文者以大名代小名遂渾言之曰郊廟之禮非自有此請而魯始有郊廟

也知者不可据此文而謂魯本無廟卽知不可据此文而謂魯本無郊矣閻若璩乃謂小戴記木無明堂位祇緣馬融增入遂留話柄至今案祭統亦言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意與明堂位之言合豈亦馬融增入耶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

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正義曰必知魯禮者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

天魯禮也

王肅曰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

適謹案肅所恃以爲郊丘合一之證者特以此周字耳然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則明是冬至日此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冬至日不必皆辛用辛者明是冬至月郊用冬至月圜丘用冬至日則圜丘與郊非一也肅引周禮欲與此經日以至之文相比而刪冬至爲冬至是削足就履也且

日至之月郊天證以魯禮則合如正義所引是也證以周制則違讀月令詩噫嘻序可見則鄭破周爲魯自塙不可易矣乃近儒金誠齋復依周字爲之說曰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廟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孔晁注庚戌明日郊天周之四月夏二月猶是可郊之時武王故手告至行郊天禮是日遇辛以辛日始郊其後郊天因用辛日故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也案經之至字自承日字爲文金氏之說乃屬武王爲義經當云郊

四庫全書 卷二 四  
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武王以至於義方得乃經文不  
爾金於至字上改日字爲武王二字視鄭之改周爲  
魯不啻以百步笑五十步也亦其外改天因甲辛日  
周王肅曰鄭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  
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  
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先王時至熱下禮  
適謹案周事不可知則以魯事推而知亦猶鄭注甘  
誓之六卿以周官推而知注王制之禘祫以魯禮推  
而知也且改天爲日魯禮合取王禮則亦可知

王肅曰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性也對啟  
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哀公問孔子郊祀  
之事孔子對之與此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祭之事  
適謹案馬昭云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  
月爲始故云始也孔穎達曰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  
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家語  
僞書何足爲據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注受命謂告之卜而退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而下也

正義曰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也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注天之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注明謂則之以示人也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注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掃除處也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注言俱本可以配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禋宮

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

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禋宮告后稷也

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

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

祭則郊社是也

仲尼燕居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蹊鼠食其角又有四卜

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

適謹案此禘是衍文經本作魯之郊非禮也下文杞

之郊宋之郊正承魯之郊為文義不及禘此本無禘

字之證一也注舉三事義皆謂郊而不及禘此本無

禘字之證二也

疏郊失禮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是唐時已衍禘字

但鄭以魯

郊爲禮故以郊牛有害爲失禮則義不可通經文杞  
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明以  
杞宋祖天子故禮得郊魯不得祖天子則郊爲非禮  
春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曰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  
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案魯郊以非  
禮而卜則魯禘之不卜禮也彼經云魯郊非禮與此  
經魯之郊非禮也之文合則彼經以禘爲禮此不當  
以禘爲非禮此本無禘字之證三也春秋凡書郊皆  
譏義詳下書禘則非譏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莊

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連閏止得二十一月以  
未可以吉譏非以禘譏也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  
夫人以致夫人譏亦非以禘譏也魯禘是宗廟之祭  
諸侯所得爲故毛公云諸侯夏禘則不祔與大傳不  
王不禘之義迥別合觀羣經諸侯於宗廟有於禮得  
禘之義無禘爲非禮之文此本無禘字之證四也自  
此經誤衍禘字而大傳之不王不禘又值王肅之謬  
說盛行於是春秋之禘論語之禘舉世合大傳之禘  
說之又引禮運之禘證之遂爲魯侯僭上之信讞矣



而不知禘實衍文也是此一禘字之衍有關於魯禮之是非經義之得失者甚廣且大不可不察也

又案孫淵如金誠齋皆曰禘卽謂郊義亦可通然禘郊雖一祭二名經文簡質言禘則不及郊舉郊則不兼禘郊禘並稱非通義也且下文杞之郊宋之郊下亦不連禘言之則此禘字是衍明矣

又案魯郊賜自成王而云非禮何也聞之師曰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當時皆以爲是禮也其以爲非禮則是孔氏之微言故公羊子亦有此說也

魯頌闕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正義曰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

左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注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爲魯常祀

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則不祭也

解詁曰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郊非禮也

注郊春事也四卜則入夏

經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傳郊牛之口傷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  
乃不郊傳曰事之變也

經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麟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麟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杜注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何氏解詁麟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

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麟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

魯不覺悟重有災也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

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麟鼠又  
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日亡乎人矣非人之  
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  
也故言其以赦之

經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孔疏傳稱啟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

卜者當時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解詁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  
難不得郊三民生國民又二小言不吉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經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合用用正月上辛  
解詁魯郊轉卜三正夏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辛皆取其首先之意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疏徐邈曰宮室謂郊之齊宮衣服車馬亦謂郊之所用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  
經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杜注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

左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經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經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躔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

五月辛亥郊

杜注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曷為以五月郊三卜之

運也

解詁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

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

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經哀公元年春王正月躔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

巳郊 左氏公羊本皆無角字穀梁有之

杜注不言所食非一處

穀梁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躔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

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旬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旬卜二月上旬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旬辛卜三月上旬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左傳桓公五年云凡祀啟蟄而郊以上魯郊

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禮運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適謹案祭法夏郊鯀祖禹殷郊冥祖契杞宋雖得郊祀而不立明堂若依舊制則鯀冥得配天禹契轉不得配天矣故以禹契易之孔疏但以鯀冥德薄為言似未盡也

左傳昭公七年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師說曰注云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正義曰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不

復以鯀祀郊鯀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并亦見祀此說可疑殷周自以祖配天不以鯀配不知祀鯀於何所僖三十一年傳云相之不享於此久矣杞鄆何事以相例鯀則禮得祭鯀者惟杞耳此外諸國非有鯀廟何從祀鯀至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卽以此事說之則尤不然因國本諸侯所當祭不必盟主也子產何必以盟主爲言然則祀鯀於何所曰仍於郊祀之也古者郊社並重王者立亡國之社亦當立亡國之郊特以亡

國之社卽在王宮之左出入所經耳目所及故因以爲戒而有戒社之名經傳屢見亡國之郊則在城外非所常見故亦不以爲戒經傳無文獨晉祀夏郊一事見於內外傳晉語載此事曰實爲夏郊三代舉之章注舉謂不廢其禮此亡國之郊不廢之明證下文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則晉之祀夏郊雖未知其禮如何然在當日則自有故事也晉爲諸侯不得郊祭以爲盟主故得祀之晉語曰天子事上帝公侯祀百辟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耶

舉夏郊如此之重其非祭羣神及祭因國可知矣曲禮正義引異義云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曰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然則晉祀夏郊先儒舊說皆為祭天而杜於韓子祀夏郊注曰祀鯀正義復申其說曰言祀夏家所郊者自此古制湮而古義晦矣茶香室經說卷十五晉疏夏郊一商頌序長發大禘也以上夏商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是謂也

宗祀明堂非禘證

孝經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注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

周頌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疏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

曲禮大饗不問卜

注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

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



注言大饗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是也

大宰祀五帝

注謂四郊及明堂

疏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

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

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以上周明堂

注上帝五帝

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

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魯語作有虞氏宗舜注見郊下

注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韋注無五祖宗通言神二字

爾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

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

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文苑囀文祭法賦文王

適謹案疏引親周志云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祭

四神通釋 卷二 七  
蒼帝靈威仰太昊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  
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  
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志注義異志義爲長當  
取以訂正之

王肅曰祖宗卽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

適謹案金誠齋曰夫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則  
舜之宗廟固當祀其先人自瞽瞍橋牛以上也幕爲  
窮蟬之父有功德有虞氏所宜祭也乃不宗幕而宗  
堯堯非舜之祖考安得祀之於宗廟之中與瞽瞍橋

牛等並列哉鄭注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  
文祖者堯大祖也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蓋帝嚳  
也堯崩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瞽瞍橋牛以上  
爲舜之四親故祀之於宗廟帝嚳與堯爲舜之所從  
受天下者故祀之於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四廟之  
主並列也幕爲舜之先有功德故爲報祀在宗廟之  
中魯語所言四代報祀卽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  
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卽宗廟  
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配天而明堂配天此其異

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爲祖宗乎案金氏此說申鄭駁王可謂精絕但謂明堂亦祭昊天以五帝及文王配則孝經當云宗祀上帝文王於明堂以配天矣此好自立異之過也孔廣森禮學卮言復申王肅曰宗祀文王實卽祀文王之廟蓋春祠於青陽夏祠於明堂秋嘗於總章冬烝於元堂太室則四時共之就五行之宮以象五帝之位所爲配上帝者其義如此案如此說則郊祀后

稷以配天豈亦築后稷廟於郊象紫微垣故云配天耶郊祀后稷與宗祀文王於明堂語意相對郊非築后稷廟則明堂亦非文王廟后稷之廟爲太廟文王之廟爲世室禘祠烝嘗於此行焉若祭感生帝於南郊則於太廟迎后稷之主配祀五帝於明堂則於世室迎文王之主配孔撝約以明堂爲卽文王廟誤讀大戴記者也說詳下

堯典受終于文祖

以上正明堂無禘名

鄭注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司馬貞引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

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紀唐虞謂之

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

也

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

盧辯注明堂與文王之廟不為同處或說謬也

檀弓逸文王齊禘于清廟明堂

以上廟制似明堂非宗祀之明堂

適謹案明堂之祭曰祖曰宗而不曰禘明堂之祭而

稱禘也自穎容服虔蔡邕輩誤解明堂太廟之制分

合異同之義始也近儒惠棟孫星衍金鶚附和之而

洞達源委者盧子幹鄭康成孔仲達汪容甫阮文達

也條辨如左

穎容春秋釋例曰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

靜謂之清廟行禘祫敘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

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雝占雲物望禋

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

大室總謂之宮

詩靈臺正義

服虔云明堂祖廟

左傳五年文二年傳正義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易曰離也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德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大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

爲大教之宮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

適謹案明堂之於太廟不同者七明堂之中室雖亦名太廟案王制云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卽太廟也數一而已明堂之太廟則有四且宗廟之數七明堂之室十有三此數不同也宗廟之太廟單稱太廟明堂則曰青陽太廟明堂太廟總章太廟元堂太廟並合上二字稱之此名不同也宗廟中七廟皆東向明堂惟青陽太廟東向明堂

則南向總章則西向元堂則北向此向不同也七廟無青陽總章諸名明堂有之明堂無世室親廟諸名宗廟有之且袁準正論云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昭穆安在此制不同也太廟在庫門內明堂在國之陽此地不同也明堂之配孝經惟言文王祭法兼及武王未有稱后稷者太廟則祀后稷此人不同也明堂祀天神太廟祀人鬼正論又云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非其處也夫明堂

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此又天神人鬼之不同矣然則明堂非太廟也明堂非太廟則大戴記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此何謂也曰明堂之於太廟古時合而後世分穎容服虔蔡邕知合而不知分袁準盧辨知分而不知合故斷斷持論兩不相下知合而又知分者漢儒則盧子幹鄭康成近儒則汪容甫阮文達也詩靈臺疏引盧注謂明堂太廟辟雖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

研經室集明堂論其言尤明且清然周分其地而不分其制宗廟路寢制皆象明堂故亦謂之明堂而實非祀五帝朝諸侯之明堂也鄭君王藻注曰天子宗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孔冲遠清廟正義曰冬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汪容甫述學曰明堂有六一宗周一東都逸周書明堂篇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今在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

其上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曰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壝之堂說文堂从土高省金滕爲三壇同墀馬融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

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為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云云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曰檀弓王齊禘于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案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从享太廟之禮而周書

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晉狼曠引以為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為一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為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案注氏此說當矣由是言之逸檀弓於清廟明堂而曰禘者亦以殷祭文王於宗周之世室其名曰禘因而東都之清廟明堂同為祀文王之所故亦名其祭為禘也然則此所為禘與禘于大廟之禘同此所謂明堂與宗祀明堂之明堂異宗祀自宗祀禘自禘不得混而為一也混而為一自蔡邕



誤合太廟明堂爲一實啟其端而惠棟孫星衍金鶚  
從而實之者也

惠棟禘說曰祭奠大于喪畢之吉祭一王終嗣天  
子卽吉奉新陟之王升合食于明堂上自郊宗石  
室旁及毀廟下逮功臣無不與食而天者又祖之  
所自出合數十世之主行配天之禮故謂之大禘  
適謹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未聞配明堂而及后稷也惠解郊宗石室  
曰郊郊祀之主也案郊祀之主卽后稷謂合食於明

堂是顯背孝經也祭法禘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未  
聞去祖嘗宗稷且宗毀廟也惠解石室曰禘祀之主  
也案禘祀之主卽嘗謂合石室毀廟而合食於明堂  
是顯背祭法也祭法又曰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  
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則止  
案祧及壇墀皆毀廟也祧止於享嘗壇墀止於禱未  
聞及禘也享嘗於祧廟禱則於壇墀未聞於明堂也  
惠氏謂禘及毀廟則於二祧壇墀之義又顯背矣且  
王制祭法之七廟惠雖謂晚周之制喪服小記之四

四神通釋 卷三  
三  
廟惠不能不謂周公之制也不知四親廟惠復於明  
堂中何室當之如以青陽總章等四室爲四親廟則  
左右个又將何說惠亦知必不如此而亦不敢質言  
也則四親廟與明堂四方十二室其數不相當也此  
則惠自爲之說而亦相背矣異哉議禮之家有此橫  
議乎

孫星衍曰詩周頌序曰雝禘大祖也鄭箋禘大祭  
也大祖謂文王蓋卽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適謹案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祖謂

文王是鄭以此禘爲宗廟五年殷祭之禘與春秋禘  
于大廟之禘義同非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也孫氏引  
箋截去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八字增入蓋卽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語無異私改蘭臺漆書以合  
己意者矣乃王式三論語後案曰雍序云禘大祖鄭  
君謂禘祀文王於明堂是又誤讀問字堂集以孫氏  
之言爲鄭君之言猶是誤會以宗祀爲禘祀則并誤  
改雖亦黃氏之失攷實由孫氏之貽誤也金鶚亦以  
明堂爲禘則据逸檀弓文辨已見前



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官大宗伯注詩元鳥箋同  
 適謹案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案新君立之二年通舊君薨為三年自是喪畢之年故鄭云三年喪畢而禘于大廟也傳又云

四禘通釋卷三

禘祫總

歸安崔適學

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

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禮記王制周官大宗

伯注詩元

鳥箋同

適謹案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

何大禘也案新君立之二年通舊君薨為三年自是

喪畢之年故鄭云三年喪畢而禘于大廟也傳又云

五年而再殷祭經於僖八年宣八年皆有禘則前禘當在三年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皆足爲吉禘當在三年之證是卽禘之明年故鄭云明年禘于羣廟也漢書韋元成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禘也何休曰三年禘五年禘案自三年吉禘後至第六年爲三年則禘至第八年爲五年則禘禘禘皆殷祭禘爲一殷祭禘爲再殷祭故鄭云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禘也

詩禮孔疏周官賈疏義同特

以其文稍繁故節爲此說

以春秋

事之前後證之鄭君之說雖墨子之守宋不能踰其量也條辨如左

劉歆賈逵曰禘禘一祭二名

王肅曰禘禘一祭也合而祭之故稱禘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

金鶚曰諸經未有禘禘對言者非二祭明矣

適謹案毛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漢書韋元成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禘也皆禘禘對言雖非經文然毛韋二公世次並在劉賈之

前去七十子未遠其可信遠過劉賈皆以爲二祭至  
劉賈始爲一祭之說俗儒不信毛公韋侯之說而信  
劉歆賈逵王肅是棄周鼎而寶康瓠也若諸經無禘  
禘對言之故杜君卿曰禘祫殷祭羣主皆合曾子問  
舉禘則禘可知論語言禘則禘亦可知誠哉是言也  
金鶚曰天子謂之吉禘諸侯謂之大禘文公二年  
大禘與天子吉禘義同但名異而儀亦不同耳魯  
僭行大禘始於僖公僭稱吉禘則始於閔公吉禘  
必於大祖而於莊公則非吉禘之制吉禘云者特

僭稱其名耳

徐養源頌石廬經說曰天子曰禘諸侯以下曰禘  
適謹案如此說則天子無禘矣王制云天子禘禘禘  
嘗禘烝曾子問云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  
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爲無主耳毛公  
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  
是天子諸侯皆有禘也金氏之言何其繆也金又謂  
閔公始僭吉禘則不知吉禘當在三年閔公在二年  
者禘禘志云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

於難務自專成以厭其禍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注云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然則閔公方懼禍之不暇安能行僭禮未聞周赧封泰山漢獻禪梁甫而謂閔公乃能行僭禮乎此真夢語矣金又以王制禘禘爲時禘不知禘非禘比但有大禘而無時禘其云禘禘禘嘗禘烝者鄭謂先王禘於三時是王制所云謂於當禘之年三時連行大禘非大禘之外別有時禘也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禘上加大承經文大事爲義亦非別於時

禘而謂之大禘也

魏書禮志高閭李韶等十三人對諸侯無禘禮惟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不敢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

孫星衍曰魯無郊丘明堂之禘用其文物於太廟雖名爲禘實天子之禘

適謹案如此說則天子宗廟之祭又無禘矣案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此天子之樂也詩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此非天子宗廟之禘乎

孫星衍曰魯祭宗廟改殷之禘故亦通名為烝嘗左傳云烝嘗禘於廟春秋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穀梁傳謂之嘗魯語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是也金鶚曰魯頌所謂秋而載嘗即大禘也行於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行於冬謂之大烝所謂烝嘗禘於廟也祭統言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

則大嘗禘言魯之禘或行於秋謂之大嘗

適謹案此則合禘禘烝嘗為一祭矣左傳烝嘗禘于廟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嘗三年喪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是烝自烝嘗自嘗禘自禘各為一祭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禘者云云傳文著禘嘗下但釋禘字而不及嘗字范注禘合也嘗秋祭亦禘自禘嘗自嘗不以嘗為即禘也凡一祭而有二名者惟郊亦名禘耳然經文言郊則不兼禘稱禘則不及郊未有郊禘並言者如禘禘烝嘗為一祭則左傳

何必烝嘗禘並言穀梁傳何必禘嘗並言乎若定八年以十月禘雖當嘗祭之時特出於陽虎欲逐季氏而祈先公猶雩當在龍見之時昭公欲逐季氏而以九月上辛雩季辛又雩豈可以九月爲常期又雩爲正禮乎魯頌秋而載嘗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是禘之與嘗非惟有夏秋之分亦有殷祭時祭之別也安得嘗爲大禘乎祭統曰夏祭曰禘秋祭曰嘗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

也是則禘嘗分陰陽言金乃謂禘行於秋謂之嘗將亦謂陽順於秋謂之陰乎且大嘗禘與郊社對文亦將謂郊祭某時謂之社乎以上皆顯背經義之甚者餘或時月小差與經義無大紕繆者不復辨焉

禘

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  
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



解詁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  
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  
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  
明穆取其北面尙敬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  
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  
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  
嘗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  
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注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  
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昭南鄉穆北鄉孫  
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

禘禘志云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公  
二年秋八月禘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  
少四月不刺者有思也

詩商頌序元鳥祀高宗也

箋云祀當爲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崩而始合祭  
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太祖

明年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  
春秋謂之大事

王制天子禘祫祫禘祫嘗祫烝

注禘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  
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  
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禘而已不  
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  
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  
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

諸侯禘祫禘一禘一祫嘗祫烝祫

注祫則不禘

疏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天子  
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祫祭惟禘為時祭  
大之禘故云禘祫夏秋冬之時先為祫祭後為時祭故  
云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祫者此見先時祭禘一禘  
與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惟禘  
會一祫而已闕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  
烝嘗然後為大享之祫

禘禘志云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  
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  
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為無主耳禘祭於祖則祝迎四  
廟之主蘇頌嘗論祭禘與禘皆凡其祭則祭禘一也  
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之制大為禘祭於祖  
注禘也魯禮云云春祫未去不獻禘祭  
司尊彝朝享禘與禘

鄭司農曰謂禘也

三年喪畢之禘

此祭以春亦名吉禘亦名始禘又名終王之禘亦稱大禘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傳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

穀梁傳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祭吉祭故非之也

禘禘志曰魯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五月

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

務自專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

禘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

其速者明當異歲也

經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左傳禘于武宮

禘祫志魯昭公十一年夏四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

又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

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嘗三年喪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襄公十六年傳晉人以寡君之未禘祀

注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禘

昭公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

適謹案閔二年昭十五年皆三年喪畢之禘皆於羣廟僖八年宣八年皆五年殷祭之禘皆於大廟是年去十五年三年喪畢之禘適當殷祭之期不於大廟而於羣廟何也蓋昭公喪慈母畢之禘也曾子問昔

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然則齊歸是公之嫡母尊而不親故送葬不感史記魯世家公羊傳解詁並謂歸氏襄公嫡夫人其說是也左氏傳以公爲歸姓杜注姓生也公果歸氏所生則歸氏之薨在昭公十一年襄公之喪昭公年已十九明年卽位至是年年已三十矣安得曰少喪其母而安得有慈母慈母之喪經雖不紀其年以此文度之當在二十二年喪服經曰慈母如母傳曰死則喪之三年此雖士大夫之禮然當公之欲喪慈母也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

服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居遂練冠以喪慈母注云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正義曰案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故春秋母以子貴其服皆伸而天子服練冠者皇氏云若適小君沒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故練冠也以此言之昭公之嫡母歸氏已於十一年薨喪慈母當如其母冠練冠者以重拂有司之諫故降從小君猶在之例其餘制度或用小君之禮故亦三年喪畢而禘也昭公乃襄公子慈母

四庫全書 卷三  
卽襄公妾故禘于襄公也季氏與公積不能平久矣  
又因公喪慈母之非禮故奪其眾萬於其庭乾侯之  
釁由是而起所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先儒雖未有  
此說以羣經互證之尙可攷見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周官鬯人廟用脩

注謂始禘時

適謹案此以三年喪畢爲始禘對五年殷祭爲終禘  
賈疏殊誤說詳陳恭甫五經異義疏證

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

國語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漢書韋元成傳劉歆曰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  
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  
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

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  
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  
室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  
新死者也

又云春秋左氏曰徙石主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

室所以藏栗主也

說文示部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

適謹案終禘及郊宗石室猶言禘于羣廟也當新主

之祫廟也未祫之先新主之祖主存焉因祫新主於

祖廟則遷祖主於高祖之廟因遷祖主於高祖之廟

則遷高祖之主於祫廟遷祖則禘祖遷高祖則禘高

祖禘穆而及昭禘祫廟而及大廟大廟之主即郊祀

之主也祫廟即世室世室之主即宗祀之主也段注

說文郊宗石室曰遠祖主為石室藏之至祭上帝於

南郊祭五帝於明堂則奉其主以配食故曰郊宗石

室以此言之終禘之禮約舉最尊者言之則曰郊宗

石室合舉七廟言之則曰羣廟其義一也

又案異義歲祫及壇墠當是歲貢之譌知者此文全

本於外傳外傳作歲貢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解外傳

語亦作歲貢則異義亦當作歲貢矣異義說文同出

一手說文祫字說解云三歲一祫則異義不當作歲

祫矣今作歲祫者當由傳寫者習見禘祫對文因疑

此與終禘對文者當作歲祫而改之而不知徵之外

傳則文既相違攷之羣籍則義殊不當也

五年殷祭之禘

此祭以夏諸侯禘年不禘亦名終禘亦名大禘○夏殷四時之夏祭

附

春秋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禘志曰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

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

禘禘志曰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

喪而禘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

通典劉歆賈逵曰禘為三年一祭

王制疏曰左氏說禘為三年大祭在大祖之廟

魯人疏曰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

左氏傳杜注曰三年一祭

適謹案三年一禘之說當以三年六年九年為期以



春秋校之於僖八年宣八年之禘皆不可通矣左傳

正義以閏二年吉禘遂以二年五年八年為常禘之

期見昭公五年疏是始禘通君薨之年為三也始禘通君薨

之年為三則後禘亦當通始禘之年為三是又當以

二年四年六年為期正義申杜仍不可通也杜亦知

三年一禘之說與經文禘年不讐則又為遁辭曰雖

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案既用禘禮而云非

禘豈杜預可謂不姓杜乎且經書禘則杜謂非禘年

杜謂禘年則經不書禘此其說違經義彰彰矣三年

一禘之說許叔重五經異義已駁之曰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此周禮也說文示部禘禘三年一禘疑先王

之禮也據陳恭甫異義疏證校正鄭君復駁之曰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百王通義然則劉賈服杜之說皆非也或曰劉

賈之說視許鄭為古矣宜若可信也曰劉歆不古於

韋元成賈逵不先於張純韋丞相曰五年而再殷祭

言一禘一禘也張侯曰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

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劉賈三年

一禘之說未為古也

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

杜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平公閔公僖公左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再祀於注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

適謹案順祀與逆祀同敘昭穆同合食於太祖當同於大廟若於僖廟但當祀一僖主耳既無昭穆之可敘更何順逆之可言正義申杜云并取先公之主盡

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案此與趙匡所謂祀文王於周公之廟同一謬說方退僖公於閔下而懼僖神反屈周公於僖廟不懼周公之神乎躋僖公於閔上尙爲逆祀屈周公於僖廟逆更甚矣安得言順祀審諦傳文順祀先公與禘于僖公明是二事當由於大廟順祀後送僖主還宮復於其宮祭之或謂僖已在祧則不知經於哀三年曰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大禘魯公曰

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

雜記下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注記魯失禮所由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禮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

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禘夏日禘

疏此云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為禘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為禘故於祭義略之

適謹案竹書紀年帝辛六年西伯初禘于畢此周改禘為禘之始也

學記未卜禘不視學

注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  
疏謂於夏祭之時既為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當禘

四神通釋 卷三  
祭之年故云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熊氏云此禘謂夏正郊天如熊氏義禮不王不禘鄭注何得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既連諸侯言之則此禘非祭天熊說非也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仲尼燕居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注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

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胡培翬禘禘答問問周無時祭之禘而中庸云禘嘗之義何以禘與嘗連言之答曰周禮宗廟之祭有六禘禘爲殷祭祠禘烝嘗爲時祭殷祭以禘爲大時祭以嘗爲大也

適謹案問者善矣答者失之此云禘嘗猶祭統言禘嘗彼文明言夏日禘秋日嘗又以此爲成王賜魯之重祭是周之禘又未嘗不以爲時祭也鄭雖未言及此詳攷經義夏禘之義專以時祭言則爲夏殷制以

殷祭以夏言則爲周制說詳下

曾子問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魯頌閟宮秋而載嘗

傳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

正義曰考春秋禘禘之數定以爲三年禘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禘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禘年數或與鄭同傳言夏禘秋禘則以爲禘在夏禘在秋鄭於禘禘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禘故禘以夏先三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禘在

秋也

適謹案禘自夏殷時既為四時之夏祭

見王制注又為五

年之殷祭

見鄭駁異義

是二祭同名而異制也周改夏祭

之禘為禘而殷祭之禘亦以夏魯於當禘之年不復

禘

正義曰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禘復為嘗案經不言禘傳亦不言魯如天子之禮但

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則魯禘年不禘可知說詳下於是殷祭夏祭合而

為一矣以經證之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

配以后稷下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以

禘對郊殷祭也而在六月則夏祭也雜記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以祖對上帝殷祭也經云

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明當在六月亦夏祭也祭統曰

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曰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禘與郊對文殷祭也又與嘗對文夏

祭也春秋宣公以八年六月禘殷祭之年夏祭之月

也僖公以八年七月禘鄭答趙商日以僖八年正月

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

禘據此則公如不在會亦必以六月禘此亦殷祭之

年夏祭之月也後漢書張純傳純奏曰禮說三年一  
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  
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得  
此說而兩禘合一之義愈明且清矣不知此義者或  
解仲尼燕居中庸之禘謂是四時之夏祭而無與於  
五年之殷祭則仍無以解論語之禘矣

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集解孔安國曰禘禘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

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  
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

以上魯禘

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

邢疏曰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時魯躋僖公  
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既答或人以不知禘  
禮若不更說恐或人以爲已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國

四神通釋 卷三  
惡且恐後世以爲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致廢絕更爲或人言此也

適謹案孔注邢疏可謂其言明其清矣自集注棄之

而取趙匡之謬說趙說之謬詳南郊篇引大傳下誤矣後世儒者或

以誤伸誤或以誤改誤推其致誤之由一誤於王肅

趙匡之誤解大傳再誤於禮運魯之郊非禮也郊下

誤衍禘字詳南郊篇禮運條下於是人人概存一魯禘非禮之

見於胸中實則魯禘非禮自躋僖始而僖年之禘尙

不爲非禮者無復有知之者矣卽能闢王趙之謬者

尙不悟殷祭夏祭合一之義謂仲尼燕居中庸等篇

之禘皆是四時之夏祭而無與於五年之殷祭錢大昕潛

研堂案此經知其說者以下與祭統中庸等篇語意

相似禘義自當同之第謂彼經時祭非殷祭固無大

害若移彼說以解此經謂此禘亦非殷祭則不合食

不合食則不序昭穆不序昭穆則不逆祀不逆祀則

子所云不欲觀與不知者必仍歸之不王不禘之說

矣則此經之誤解又可因誤解彼經從而及之者也

此後世所以出此入彼仍爲趙匡所誤而不知從趙



說則甚難而實非從孔注則甚易而實是者也然則子所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義若何曰是說也雖不告或他弟子侍坐時固嘗明言之故記禮者得全載其文於仲尼燕居篇曰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祀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閒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

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服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卽此經之自注也正與逆祀之義相反故不以語或也

又案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祭祀之盛莫過初灌降神故孔子曰禘之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王弼義同亦引此文是馬王解此經與孔異

第如其說或問何以云不知耶孰思經旨孔義爲長也

又案子曰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不曰禘不欲觀也集注乃云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說成子曰禘吾不欲觀之矣禘自既灌而往者吾更不欲觀之矣

大司樂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注禘大祭也

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

注禘也魯禮云云

司尊彝追享

鄭司農云謂禘也

易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禘祭實受其福

張惠言云東鄰殺牛殷之禘也西鄰禘祭周之禘也

周頌序雝禘太祖也

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

適謹案禘禘皆殷祭皆合食皆敘昭穆而此箋云禘

小於禘者禘禘志云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相似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昭主皆南面無穆主

見王制疏

据此則禘總一廟禘分三廟故云禘小於禘也然禘小於禘惟周爲然若魯則異是魯有周公

廟而無后稷廟有周公以下之遷主無周公以上之遷主則禘禘皆合祭於周公之廟何劭公謂禘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是魯禘大於禘與周相反孔正義曰知禘小於禘者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宮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禘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禘大於禘也案禘于武宮之禘是三年喪畢之禘非五年殷祭之禘孔乃

援以解此禘始禘終禘之不辨周禘魯禘之不分大  
廟羣廟之不別甚矣其疏也

爾雅釋天禘大祭也

注五年一次大祭

邢疏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繹又祭也為宗

廟之祭



